

金匱要略注



金匱要略淺註叙言

余奉諱里居每嬰店疾偶檢方書茫無涯涘因歎前賢如坡公沈存中輩皆明於醫理用以濟世利物其不効者特格物未至耳吳航陳脩園先生精岐黃術以名孝廉軍機輔晚歸里中與先大夫結真率會余嘗撰杖侍坐聆其談醫洞然有見垣一方之眼竊謂近世業醫者無能出其右也今先生捐館數年矣令嗣靈石傳其業世咸推重焉先生生前所刊醫書若干種已傳海內今復讀其金匱要略淺註一十卷明顯通達如砥諸掌雖王叔和之闡內經不是過也靈石又遵庭訓為金匱歌括六卷取韻語之便於記誦附以行世猶先生志也昔范文正公有言不為良則為良醫先生在官在鄉用其術活人歲以千百計況著書以顯前人之旨為業醫者之鉅規其功豈淺鮮哉靈石以序見委余固不知醫然竊願知醫者講明其理庶有以濟世利物而勿誤人於生死之交也是為序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仲春望後愚姪林則徐拜撰

金匱要畧淺註讀法

一金匱要畧仲景治雜病之書也與傷寒論相表裏然學者必先讀傷寒論再讀此書方能理會蓋病變無常不出六經之外傷寒之六經非傷寒所獨也金匱以傷寒論既有明文不復再贅讀者當隨證按定六經為大主腦而後認證處方纔得其真諦

一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趺陽少陰並舉又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遍求法所謂揆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趺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揆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凡寸口與趺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榮肺衛應於兩寸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未始不可也且足太谿穴屬腎足趺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陰趺陽字眼猶云腎氣胃氣少陰診之於尺部趺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大道上取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趺陽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榮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舉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別出右關二字執著不該括不如止言趺陽之為得也兩尺主乎下焦兩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別出左尺二字執著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為得也至於人迎穴在結喉為足陽明之動脈診於右關更不待言矣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大眼目學者遵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仲景書

金匱要略淺註凡例

一金匱為仲景治雜病之書其深文奧義與傷寒論同近醫崇其名而亡其實能發明之者絕少然聖人之道千古常昭自唐宋以來醫書汗牛充棟庸庸者勿論其中有可觀者不下十餘家雖不可謂得仲景之真傳而兼有善恰暗合者亦有千慮一得者散之各書難以參考今取各書之菁華約為小註即於金匱本文中另以小字條貫之凡本文所有之義既無漏而弗詳本文所無之義不敢妄添蛇足又於各節之虛字尋繹其微妙之旨而暢達言之所謂讀於無字處也

一予所刻各種原以補前人所未備非務博也亦非有意求新也而海內諸君子許可者雖多而畏其難而思阻者亦復不少惟傷寒論淺註與此書字字皆前賢所已言語語為中人所共曉蓋二書本深深而深之旨反晦矣故於淺之一字加之意焉

一金匱要略趙以德胡引年程雲來沈自南喻嘉言徐忠可魏念庭尤在淫輩所著之書盛行於海內凡業醫者無有不備余即于書中取其能發揮本文之旨者重訂而收錄之以為迎機之導至於囿於氣習處惑於異說處逞其臆見處前後不相貫通處不得不為之改正然改正處以素問靈樞為主以難經為輔以千金外臺等書而推廣之以各家諸刻而互參之必求其與仲師本章本節上下節有闡發無滯碍者然後註之是則予之苦心也夫

一余註是書將半二兒元犀侍直余命其仿傷寒論各方歌括體例韻註續成六卷余重加改正歌解頗明

記誦頗便命錄附於卷後

一金匱要略自第一篇至第二十二篇皆仲景原本二十三篇以後前賢謂為宋人所續註家多刪之余仍著金匱讀四卷亦刪之嚴朱紫之辨也茲刻仍宋本之舊錄其本文不加註解而分別之

一原文有附方云出千金外臺諸書似續後人贅入然方引藥味頗亦不凡或原為仲景所制因述彼習用之書名今悉如徐鉉傳本附列但亦不加註解以分別之



金匱要略淺註目錄

卷一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第一

卷二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第三

中風歷節病脈證第五

卷三

血痹虛勞證治第六

卷四

奔豚氣病證治第八

腹滿寒疝宿食脈證第十

卷五

痰飲欬嗽脈證第十二

卷六

水氣脈證第十四

瘧濕暍病脈證第二

瘧病脈證第四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脈證第七

胸脾心痛短氣脈證第九

五臟風寒積聚脈證第十一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第十三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卷七

黃疸證治第十五

卷八

嘔吐噦下利脈證第十七

跌蹶手指臂腫轉筋狐疝蛇蟲脈證第十九

卷九

婦人妊娠證第二十

婦人雜病脈證第二十二

附婦人陰挺論

卷十

雜病方第二十三

果食菜穀禁忌第二十五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脈證第十六

瘡癰腸癰浸淫脈證第十八

婦人產後脈證第二十一

禽獸蟲魚禁忌第二十四



金匱要略淺註卷一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集註男 蔚古愚 元犀靈石 全校字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

病不外邪正虛實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是邪正統於虛實中也

夫上工治未病者見肝邪之為病知已病肝必傳

未病脾當先實脾

若春之三月夏之六月秋之九月冬之十二月

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所以然者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則不

中工不曉則邪實

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先實

未病脾惟治其肝不防其傳也夫肝虛之病補其本臟用酸經云木生酸

曲直之性也補之助其陽用焦熱之藥使心旺而氣感

苦用苦寒之藥養心掖之不足洩君火之有蓋用甘味

之藥調之

蓋稼穡作甘則用培土升木之法其法患

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治之法當從於何處求之以下

十二句是述中

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

肝氣盛則肝自愈

此為

治肝補脾之要妙也

然則上

肝虛病則用此

酸甘焦苦之藥按

法若治實病則不在

治肝虛

用之經曰

無虛虛無

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

餘臟他臟也實者防其傳先治其未病之臟虛者補其虛求本臟之體用遵經

旨而治之

此論五行之理以次而傳別中上二工之治學者當審其虛實而分其治法焉

按肝陰臟論標

本挾心包之火論裏含少陽之氣故惡燥而復喜煖治之之法補用酸者肝屬木水生酸酸生肝補本臟

之體順曲直之性也助用焦苦者焦藥性溫入心脾心氣旺而感於肝也如木得陽春之氣則欣欣向榮矣

過煖則為熱如盛夏溽暑薰蒸枝垂葉萎故必佐以苦寒之藥入心以清其火養液以維其陽陰長陽潛木

得遂其條達之性矣肝苦急與甘味以緩之為調肝補土之義也以下脾能傷腎十二句是述中工誤認剋制之說以為治肝補脾之要妙故復申之曰肝虛則用此法此字指調補助益而言又曰實則不在用之有實者當防其傳不在補虛之例此仲師虛實並舉之旨以明正治之法也又引經而證之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漢文古奧註家往往多誤

男元屏按

肝與膽同居體陰而用陽藉膽火以為用故內經

不從標本而從中見金匱助用焦苦者焦苦俱入心而亦主火為用其義一也實者降其火用其用虛者補

其火助其用別其用之不同也知肝傳脾者肝屬厥陰巽木脾屬太陰坤土以陰傳陰侮其所勝之義也本

節先君小註中突出烏梅圓一句取厥陰全體之治於羣書無字中會出是文家化境也按厥陰篇消渴氣

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以及便血吐膿煩嘔厥熱等症立烏梅圓一方降逆

止利順接陰陽法破陰行陽為傳轉法借以調肝實脾以明體用之妙也夫以體用言之方用烏梅酸平入

肝納氣補其體當歸苦溫入肝養血而通經俾氣血調而木得遂矣人參甘寒益脾中之陰乾薑苦溫補脾

中之陽令陰陽和則脾健而邪不能侵矣黃連黃柏苦寒入心降火降炎上之火以溫下寒此為用其用也

蜀椒桂枝焦辛入心補陽氣散寒水令心君旺而下交於腎此為助其用也妙在細辛之辛香交通上下領

諸藥環轉周身調氣血通絡脈以運其樞附入腎鎮浮陽煖水臟以固其根味備酸甘焦苦性兼調補助益

統厥陰體用而併治之則土木無忤矣中工不曉此理以補土制水縱火刑金則是治一臟而殃及四臟惡

在肝虛之治法哉

夫人稟五常

日在五氣之中而實

因風氣而生長

風即氣氣即風所謂人

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

能覆舟若五臟

得和元真通暢

其呼吸出入間徐

疾難計不越三條一者

中虛

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

中實人臟腑

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

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

非由中外虛實感召其

以此詳之病由

以此三

都盡若人能養慎

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

解之法醫治之病可免也四肢纔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

膏摩勿令九竅閉塞

則外因之

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

此不內外之

甘

各適

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

腠者是一身之

三焦通會元真之處

理者是合

皮膚臟腑

之文理也

此以風氣二字提出全書之大主腦也

上節論肝病按虛實體用之治法為開宗第一義可知獨

重者在此此節即暢發之風氣二字宜串講切不可泥舊註以八風六氣板之也

六氣之害人在風尤為親

切但五氣有損無益風則生長因之內經云風生木木生肝又云神在天為風又云大氣舉之佛經以風輪

主持天地人得風氣以生日在風中而不見風鼻息出入頃刻離風即死可知人之所以生者風也推而言

之木無風則無以遂其條達之情火無風則無以遂其炎上之性金無風則無以成其堅勁之體水無風則

潮不上土無風則植不蕃書中切切以風為訓意者和風一布到處皆春矣所患者風失其和即為客氣邪

風所以特立三因救治之法攷後賢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病從外來者為外因五臟情志所感

病從内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

風為主故不以外感內傷為內外而以經絡臟腑為內外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者明堂也明堂光澤則無病若鼻頭色青為木鬱腹中痛又苦冷者陽主死

頭色微黑者為脾負而腎氣勝之為有水氣色黃者脾病而胃上有寒色白者經云白為寒又云血脫者色白若非寒即為亡血也設色微赤

而非秋月金旺之時者死再驗之於目目雖肝之開其目直正圓轉者瘕屬陰絕不治又目色青為血凝泣

主痛目色黑為勞勞則傷賢是也色赤為風風為陽邪也目色黃者便難脾病則不運也目色鮮明者有留飲經云水病人目下有

此言醫家之望法也通面周身俱有色可察仲景獨取之鼻與目者示以簡要也師曰聞聲之法內經言

要亦不過上中下三者而已病人則語聲寂寂然少陰主靜之喜驚呼者厥陰肝木在志為驚在

雖有五臟之分而皆振響於肺金象也猝然驚呼者聲為呼病在肝腎為骨節間病此間聲而知其

而轉運於心苗心苗者古也今語聲喑喑然不徹者為心膈間病內經謂中盛臟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

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為頭中病此聞聲而知其為上焦病也此言醫家聞法也大要在此學者由此一隅而三反

可矣師曰聞聲辨及呼吸微矣氣合呼吸而辨之不如分辨其呼之若此又若彼吸息出不順搖肩者為心胸中邪

實堅息出引胃中上氣者為肺氣不降而作欬息出時有痰沫阻遏張口短氣者為肺痿吐沫此節合下節言聞法

之最細者先於呼吸出入之氣而辨其病之在上在下為實為虛也

徐忠可曰此節三者全於呼而認其病之在心肺也然竟不言呼而曰息者蓋出氣雖大中無小還不能大呼故揭出搖肩息引張口六字而病之在呼者宛然然不得但言呼也

師曰再言其吸氣不得而輕微急數審其腹滿便硬阻之於中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令實去則愈若中

而元虛者下之則益以伐其根而生氣亡法為不治且可由中焦在上焦者心肺之陽不能下交其吸促虛在

下焦者肝腎之陰不能上交其吸遠促與遠皆元氣虧也此雖與中焦實而元氣虛之不皆為難治呼吸之間

筋動搖振振者無論上中下虛實皆不治上節言息急兼呼吸而言偏重在呼也此節不言呼而專言吸又

於吸中而分上中下虛實之辨徐忠可謂為問法之最細信哉

師曰兩手寸關尺寸口脈動者緩五脈因其合於春夏秋王時而動應之假令肝王於春其脈色當青推

四時各隨其色所謂春脈弦而色青夏脈洪而色赤秋脈毛而色黃冬脈石而色黑四季脈緩而色黃是也若肝春其色當青而反色白脈當弦而反浮濇非其時色

脈皆當病此言醫道貴因時而察其脈色也脈色應時為無病若色反時病也脈反時亦病也色反脈脈反

色亦病也推而言之凡與脈相合者順相生者吉相反者治之無不費力也

問曰有時未至而氣至有時已至而氣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十一月冬至之後值甲子日夜

半為少陽所起至於正月少陽出地之時少陽萬物始生天得溫和此天氣之常也今以來得甲子而天氣因先溫

和此為時未至而氣至也以此得甲子而天氣未溫和為時不至也以此得甲子而天氣未解此為

時至而應去不去也以此得甲子而天氣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已至而之六十七日起少陽六十日陽子

十日太陽六十日太陰六十日少陰六十日厥陰王各六十日六六三十六而歲功成人在氣交之此一節

中因時而順應者有反時而衰旺者有即因非時異氣氣而致病者醫者可不一一而知其由來乎此一節

論天氣而不及醫然隨時制宜之道在其中也尤在涇云上之至謂時至下之至謂氣至蓋時有常數而

不移氣無定刻而或遷也冬至之後甲子謂冬至後六十日也蓋古造歷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
歷元依此推之則冬至後六十日當復得甲子而氣盈朔虛每歲遞遷於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當以冬至
後六十日花甲一周正為雨水之候為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為雨水天氣溫和之始也云少陽起者陽方
起而出地陽始生者陽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竊嘗論之矣夏至一陰生而後有小暑大暑
冬至一陽生而後有小寒大寒非陰生而反熱陽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極則不泰陰陽之氣剝不極
則不復夏至六陽盡於地上而後一陰生於地下是陰生之時正陽極之時也冬至六陰盡於地上而後一
陽生於地下是陽生之時正陰極之時也陽極而大熱陰極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則所謂陽始生天得溫和
者其不得與冬至陽生同論也審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溫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溫及已得甲子而天大
寒未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時則氣之有盈有縮為候之或後或先而人在氣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
人為能與時消息而無忤耳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

關前為陽

其病在表浮者在

關後為陰

其病在裏

然關後雖為裏之部位而浮却非裏證之正脈不過為表之裏而非

裏之裏故其病不在腹中少腹而為腰痛背強

不能行

然形傷不去窮必及氣此關後脈浮可以必其

短氣而為此證之極也

浮脈原主表此於浮脈

中分出表裏欲人知浮脈之變也推之沉脈原主裏亦可於沉脈中分出表裏遲脈原主寒數脈原主熱更

無不可於遲數中分出寒熱也是亦望乎一隅而三反之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

陰陽偕行者順也

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厥者逆也陰陽獨行逆而不順之謂也

此舉厥陽為問

答以見陰陽之不可偏也內經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神乃絕陰陽之道大矣哉 尤在涇云厥陽獨行者孤陽之氣厥而上行陽失陰則越猶夫無妻則蕩也千金方云陰脈且解血散不通正陽遂厥陰不往從此即厥陽獨行之旨歟

問曰兩寸脈乃心肺之部位沉而大且滑沉則為實謂血之實也滑則為氣謂氣之實也實與氣并兩相搏血氣入藏即死入腑即愈此名為卒厥以藏腑分何謂也師曰藏如室藏之藏義取深藏實邪一入而不出故唇口青身冷為入藏即死府如外府之府本司

出納實邪可如身和汗自出為入府即愈此言邪氣盛則寔之生死也 尤在涇云實謂血實氣謂氣實寔氣相搏者血與氣并而俱實也五藏者藏而不瀉血氣入之卒不得還神去機息則唇青身冷而死六府者傳而不藏血氣入之乍滿乍瀉氣還血行則身和汗出而愈經云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

氣復返則生不返則死是也 問曰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如脉大而滑實邪之強有力臟固不能當其猛脈脫是脫換之脫非脫散之脫矣今卒厥病脈不大而小不滑而瀉盡脫去大且滑之象因而別之曰脈脫是脫換之脫非脫散之脫臟入腑吉兒亦入臟即死入腑即愈說之何謂也師曰斯說也大旨以出非為卒厥一病凡百病入臟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蓋以口屬陰四肢屬陽陰陽分屬臟腑臟腑二字寧曰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此言正氣奪則虛之生死也 按此因卒厥而推言百病脈脫二字諸家俱誤解 李埴西云病在外一句槩指諸病而言即上百病皆然之意入裏者死如痺氣入腹脚氣衝心之類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三陽之氣主三陽之氣主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六者雖兼上下却以其在軀殼之外故謂之陽病病在外者有榮病衛病榮衛兼病之珠

是一病而有三也三而六之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三陰之氣主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九者雖

故合為十八病也又問曰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三陰之氣主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九者雖

以其在軀殼之裏故謂之陰病病在裏有或虛或實之異是一病而有二也九而二之故合為十八病也然三

陰三陽六氣之傳變無形也五臟六腑臟腑之病證有形也臟腑受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又各有氣分血

分氣血並受之三端五臟病各有十八合而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府之病微微有十八病合而計為一百八

六而三之則為十八五臟病各有十八合而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府之病微微有十八病合而計為一百八

病其數各井然而不紊至於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名為五勞大飽傷脾大怒氣逆傷肝強力舉重坐濕地傷腎形寒飲冷

為七傷氣極血極筋極骨極六極婦人五傷三因共計三十六病淫所致均不在其中雖然以上所言陰陽藏

府各證皆就人身之受邪者分其名目猶未清之邪居上重濁之邪居下者從天得大邪中表者從人得小邪中裏

就邪氣之分屬而究其所以然也大抵輕清之邪居上重濁之邪居下者從天得大邪中表者從人得小邪中裏

繫飪之邪從口入者為宿食也五邪中人相從各有法度風類而中於前寒類而中於暮濕重濁傷於下霧清

而傷於上再驗之風為陽令脈緩而浮寒為陰令脈緊而急霧清而傷皮膚腠濕邪重而流關節宿食止傷脾胃經絡

理極寒之時令陽內伏傷經極熱之時令陽浮於外而暑熱傷絡合而言之無非以此一節由陰陽藏府五

邪之分合異同經氣時候原委以及所當然者如彼所以然者如此欲學者體認於文字之外則得矣附錄

千金婦人三十六病以備參考十二癥者謂所下之物一如青泥二如青血三如紫汁四如赤皮五如膿血

六如豆汁七如葵羹八如凝血九如青血似水十如米汁十一如月浣十二如經度不應期也九痛者一陰

中痛傷二陰中淋痛三小便即痛四寒冷痛五月水來腸痛六氣滿注痛七汗出陰如蟲螻痛八脇下痛九

腰痛七害者一害食二害氣三害冷四害勞五害房六害娠七害睡五勞者一孔痛二中寒熱痛三小腸急

牢痛四臟不仁五子門不正三因者一月水閉塞不通二絕產乳三羸瘦不生肌肉又康熙字典繫字註

云讀與馨同吳醫唐立三云飪為烹調生熱之節則馨飪句為馨香可口過食之而停滯也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裏者何謂也師曰病

為醫者

誤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

裏證甚

身體疼痛者

表證亦不

相急當救

其下利

裏且後

其表

身體

疼痛

若服

清便自調

而身

者急當救表也

此言證有表裏之殊治有

緩急之異也傷寒論中最詳不必多贅

此言證有表裏之殊治有

緩急之異也傷寒論中最詳不必多贅

緩急之異也傷寒論中最詳不必多贅

夫病時之

有平

痼疾

而加以一時

卒病

卒者易攻痼者難拔審其先後

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前言病有表裏之不

同治者權緩急而分其先後此言病有新舊之不同治者審難易而分其先後也

同治者權緩急而分其先後此言病有新舊之不同治者審難易而分其先後也

同治者權緩急而分其先後此言病有新舊之不同治者審難易而分其先後也

同治者權緩急而分其先後此言病有新舊之不同治者審難易而分其先後也

同治者權緩急而分其先後此言病有新舊之不同治者審難易而分其先後也

師曰五藏病各有所得者愈

有得之情志相勝者如怒傷肝得悲而愈悲勝怒之類有得之時日者如病在肝

肺色白宜食苦脾色黃宜食酸腎色黑宜食辛是也有得之自得其位者肝病愈於丙丁起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愈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庚辛腎病愈於甲乙起於壬癸是也

病各有所惡

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也而且

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何以謂之不喜與其各有得者相反皆是不喜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

此一節言病以藏氣為本也五藏病以有此得而愈者謂得其所宜足以安藏氣而卻病氣也各有所惡各

隨其所不喜為病者謂失其所宜適以忤藏氣而助病邪也所得所惡所不喜著一所字所包者廣

夫諸病在藏

法宜攻下而陽明六府則不傳府猶藏治也若果實在腸胃雖十日不更衣無所苦謂不宜急欲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

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攻之當隨其所同得其所而攻之汗多者一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急下三證一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絕青心口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論

中所云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必煩不得眠者是與猪苓湯寓育陰於利水之中則熱從小便去也陽明病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是也二證均與猪苓湯而渴亦止此與攻下法相表裏也餘皆做此此一節言邪之在藏者宜攻而攻法之神妙者在於隨其所得四字徐忠可順文敷衍絕無發明尤在

淫以水血痰食添出蛇足二君皆未得言中之旨

瘧濕病脈證第一

瘧之為言強也其證頸項強急頭熱足寒目

赤頭搖口噤背反詳於下文初起不外太陽太陽病

病也以名曰剛瘧太陽病陽則發熱實而膚表反虛故汗出

言太陽病有剛柔二瘧推原瘧之所自始為辨瘧之法非瘧家之本證也剛瘧脈宜緊弦柔瘧脈宜浮弦仲

景未言可以悟出瘧充至切諸去聲惡也瘧

其頸切風強病也舊本以瘧為瘧傳之誤也今改正之其

病皆由血枯津少不能養筋所致燥之為病也然內經謂諸瘧強直皆屬於濕何其相反若是乎而不知濕

為六淫之一若中於太陰則從陰化為寒濕其病流於關節而為痺若中於陽明則從陽化為濕熱熱甚而

陽明燥化之氣愈烈其病燦筋強直而為瘧是言濕者言其未成瘧之前言燥者言其將成瘧之際也經又

云赫曦之紀上羽其病瘧言熱為寒抑無汗之瘧也又云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瘧言濕蒸為熱有汗之瘧也

千金謂溫病熱入腎中則為瘧小兒癰熱盛亦為瘧聖經賢訓可據其為亡陰筋燥無疑

然而太陽底面即是少陰入藏即死入府即愈首篇言之詳矣茲

太陽病發於標陽發熱則脉不宜脈沉而細者是證見太陽脉見少陰

而背項強直等證並見名

之曰瘧為難治此一節言太陽之裏為少陰瘧病在少陰最重之證也故於辨其剛柔之後特筆以提撕欲